

台居憶語

賴景瑚

去秋返台小住。故人的話舊，新交的「識荆」，親友門生的熱情款待，使我忘記了離美前割治痼疾的痛苦，和到台後環境、時間及氣候的變遷。好像眼一幌就過了半年多。臨行我在機場和友人握別，依依不捨的登上了飛越太平洋的航機，口裏還唸着：「請珍重啊！我不久會再回來的。」

初抵台北的時候，培堯先生就要我為中外雜誌寫文章。我說：「旅途忙亂，手中沒有參考資料，寫不出好文章。」他說：「為甚麼不寫一點對台北的觀感呢？」我想寫觀感也不是很容易的事。祖國的繁榮昌盛和寶島的美麗動人，中外作家早有連篇累牘的敘述。我怎能寫出來而不至被人譏為「千篇一律，人云亦云」？

回到紐約寓所，想起培堯先生的叮囑，總覺得我對他負了一筆「文債」；所以拿起筆來，隨心所欲的寫下這若干條東鱗西爪。因為這些「拉雜」寫成的東西，不能算為有系統的文章，就稱它為「台居憶語」吧！

人人愛看電視連續劇

由於生活水準的提高，中產以上的人家，幾乎家家戶戶有電視機；大多數還是本地精工製造的彩色機。許多人都覺得：與其去戲院看電影，不如在家裏看電視；而且，去戲院排隊搶購戲票，遠不如坐在自己沙發上，邊吃點心，邊看螢幕上的節目，來得舒暢，而又適合一家團聚的情調。

三個規模宏大的電視公司，便是這樣應運而生。大小企業既要利用電視廣告的宣傳，去推銷它們的貨品，電視公司也要依靠大小企業的「光顧」去發展自身的業務。兩方相互利用，電視節目自然就成為那三大公司業務競爭的重要武器。誰有好的節目，誰便可以吸引較多的觀眾，也就是吸引較多的廣告。

看電視的人，一部份喜聽新聞報導，一部份愛看歌舞表演或抽獎競賽。最受男女老少一致歡迎的，莫過於講中國故事而又雅俗共賞的連續劇。每晚八時，三個公司各有一齣連續劇上場。我在餐館用餐，常常看見很多人不終席就趕回家去看他們所喜悅的連續劇。

我如在一個家庭吃晚飯，則見一家老小，手裏拿着碗筷，大家圍繞電視機，目不轉睛的注視

今日接上昨日的同一節目；好像着了迷或受了催眠術似的。我初到台北的時候，只聽見人家興高采烈的大談「包青天」和「保鏢」一類的連續劇。後來，我也跟隨大家去看當時每天放映一小時的「一代紅顏」，果然趣味盎然，引人入勝，也一樣的每晚按時欣賞，不可一日或缺。

「一代紅顏」敘述清初士人冒辟疆和秦淮美女董小婉的戀愛故事，涉及多爾袞，洪承疇，錢牧之和順治母子等風雲人物；不但劇情哀感頑艷，纏綿悱惻；且亦反映出清室宮廷的黑暗，及明末志士的慷慨激昂。它雖因偏重才子佳人的談情說愛，而致與歷史的事實不盡符合；但若就戲言戲，它實可稱為不可多得的成功作品。

等到小婉殉情，順治出家，此連續劇不得不告結束的時候，觀眾已看了四十多晚，總還覺得餘興未盡，認為它應該繼續再演下去，頗有曲已終而人不散的意味。我彷彿如看了莎士比亞的「羅蜜奧和柔莉愛」，也覺得餘音繞樑，忽忽如有所失。我以前從來不知道電視有那麼大的魔力。

這說明了電視已成爲現代社會必不可缺的東西。這也反映了台灣同胞安居樂業的生活情調。

扣人心絃的摯友贈詩

在台灣的老友比以前凋零，健在的也比以前少接觸。但別後常通音問，一見面又能抵掌談心的，仍然有不少人。其中一位，在電話中和我以「井公」和「景公」互稱，又好和我論古今，評世局；那便是我平日很敬佩的余井塘兄。

許多人平日只知道他是正直無私，大義凜然的君子；很少人知道他還是一位誠懇篤實，熱情洋溢的詩人。我每次海外回來，他必贈我一首情真意摯的古體詩。他是不管我不善吟詠，而無法和他相唱和的。他這次為我做的，又用他那美麗的行書寫下來的一首，更是至情流露扣人心絃。我把它懸在書齋，朝夕看見，正如和老友晤對一樣。我現在在這裏把它發表，好讓讀者和我一道欣賞。

三年萬事變非常，握手無言感不違。
老厭亂多歸作客，迎當病後淚盈眶。
看來笑語今如昔，奇絕筋骸顯更強。
應喜蓬萊居卜定，江湖從此樂相忘。

小市民也有新住宅了

台灣的安定，繁榮和進步，可從蓬蓬勃勃的建築事業看得出來。我們不但到處看見摩天樓式的高樓大廈，而且報紙上登滿招購華貴公寓的廣告。房價地價的高昂，比之美國大城市，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我們初到台灣的人，聽了那些數目字，一面目瞪口呆，一面想要問小市民如何買得

起。

然而，買的人聽說還是很多。這可以反映出一般人的富庶。可是，富庶的人，究竟是全體市民的少數。比較進步的國家，多在建造價值低廉的平民住宅，去替人民解決居住的問題。台灣當局現已開始注意這件事，並且已有幾百個單獨適用的房屋攤賣給小市民了。這是值得稱頌，又值得眩耀的德政。

當然，台灣縣市那麼多人，那麼擁擠，這樣「杯水車薪」的補救是不够的。據內政部的報告，政府從本年七月起，將於五年內興建國民住宅九萬二千二百戶，共需資金一七七億台幣，由中央和地方分擔。這真是小市民的福音。這才比「高等」市民所享受的「高等」樓房，還要更有價值，更有意義。

水餃和小米粥的情調

到台北的次日，便和跛翁及崇老驅車郊外，訪問在五峯山下過半隱居生活的紹棣。三載濶別，一見面反不知滿肚子的話從何說起。

他以水餃、小米粥相餉。他說宋時錢穆父以白飯一盃，白蘿蔔一碟，白湯一盞，稱曰畚飯，款待蘇東坡。他今天也想像我們當作蘇東坡，「聊自解嘲」。

紹棣是一位感情豐富，才思敏捷的詩人。他那天和我們同有非言可喻的感觸。我們告辭以後，他就寫了這樣的一首詩：

垂老念契闊，寂寞思友生。各為世事

累，長如參與商。每詠停雲句，忽忽增惋傷。今晨百鳥噪，有朋自遠方。衡門聞剝啄，倒屣自迎將。賴子與余桂，聯袂入我堂。慙慙未及展，滿室生輝光。咖啡良苦澀，謂若飲瓊漿。亦有龍井茶，氤氳鬱芬芳。談言無次序，縱論遂汪洋。譬如在黌舍，無師發稱狂。清晨至停午，漸覺轉飢腸。薄粥熬小米，水餃雜素肪。晶飯雖云薄，情洽視鼎烹。三旬九食士，食蔞如食羊。因念飢餓民，亦憐酒肉場。世變殊未已，良會安可常。願各寶體素，時聞德音臧。

使人永恆懷念的寒老

那位突因心臟病復發而溘然仙逝的梁寒操先生，是一位真正做到「淡泊以明志，寧靜以致遠」的高士。他好學深思，沉默寡言，外表上還有一點落落寡合的神態。

可是你如和他稍接近或和他談時論政，便會發現他直率坦白，愛國家，愛人羣，而且富有正義感和人情味。我與他相別三年，這次一見面，他和過去一樣的不多說話，也沒有一般人久別重逢的表情。

我問他近來是否還好寫字。我又說「你在大陸送給我的墨寶，我都因歷次播遷而遺失了」。當時我因旅居生活不安定，並沒有要求他再為我寫

字留念。

第二天我忽然接了他寄來的一幅清雅絕倫的條軸。那條軸上的一首詩，顯然是他昨晚寫成的。他的詞藻的清新和書法的秀麗，任何人看了都會為之心折。我自然要把它永遠珍藏。

這首申言我們友誼的七言詩，有「才華豈在圖榮利，器識原期致治平」兩句，最使我有「知遇」之感；因為我知道寒老從不肯對人作過度獎溢之詞，而這兩句又能說出一個人在幼年時期的志趣和抱負。

過了幾天，他邀我和內子及小女到他家裏吃雞粥；又請了幾位老友作陪。他在席間選和我們談笑風生。誰都不會料想他不出旬日，便撒手塵寰，魂歸天國了。識與不識聽了這個噩耗，不但是如晴天霹靂，而且，也都慨歎胡天不弔，竟讓我們失去這樣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
我在他的追思會中，讀了不少輓詞。可是，我認為余井塘兄所書的「人如其詩其書，卓爾不羣真且曠；事多同哀同樂，追懷舊友感何深。」最洽當，最能表達大家對寒老的悼念。



高齡九十五歲的楊森將軍，身體健壯，耳聰目明，最近親書一聯贈送本文作者，聯云：至人心若鏡，壯士氣如虹。

寒暄多喜問「貴庚」

人和人見面，總要說幾句寒暄話。有的講天氣。有的問健康。關心時局的談談報紙上的新聞。只有在台灣，許多人一碰頭，就喜問「貴庚」。

問過「貴庚」後，大家又只好把年齡對較一番；不是說「我比你大幾歲」，就是說「你比我顯得年輕」。還有人要把「十二肖」比一比：「你屬狗」「我屬雞」，講過不休；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和那些禽獸的名稱有甚麼關聯。

我看見他們互問貴庚以後，並不覺得怎樣快樂。小孩子每每怕人以爲他「一輩子長不大，心裏有點不服氣，有時還要故意說大一點，裝出少年老成的樣子。

女人只想永遠年青貌美，最怕別人問年齡。西洋社會早已認爲一切女人所報的年齡都是靠不住的。講禮貌的詩人也便不隨意對女人問「貴庚」。

年紀老一點的人，總望人家說他不老，但又望對方比他老幾歲。這種近乎變態心理的對白，常常會使旁聽者覺得很滑稽；雖然說的人并不以爲自己不合理。

事實上，「發憤忘食，樂已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」，孔子二千多年前便已說得很清楚，

也很有意義。那種「不知老之將至」的人生哲學，真可使人心情愉快，精神舒暢，也更使人能在事業上及學問上努力加鞭，根本不至被那年齡觀念所困擾。

尤其是接近夕陽時期的老年人，大可不必把年齡放在心上，掛在口上；因爲一個人越談年齡，越會感覺到生命的短促和來日的無多。人家的年紀比你大或比你小，都無關宏旨，也和你的壽命無關聯；不如在這時候注重自己的健康，保持豁達的人生觀，還可以增進生活的興趣和精神的愉快。

敢對衰老挑戰的壯士

我們有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一句老話。可是在台灣七十以上的老人，到處可以遇見。所以，「人生七十不稀奇」這句使人興奮的新語，乃能應運而生，而且不是宣傳的口號，而是有目共睹的事實。

高齡已達九五的楊子惠（森）將軍，身體健壯，精神矍鑠，步履矯捷，耳聰目明，望之不過四五十歲。聽說他每年還和年輕的人作爬山競賽。我曾問他養生的秘訣。他講他每日所過的是平淡無奇的生活，人人可以做得到，只要身體力行，一定延年益壽。

他深信一個「動」字。那便是說，一個人必須「動」，而不可停留在「靜止」狀況上。所以，他每日必散步，必作柔軟操及其他體育活動。當然，營養平衡和飲食有節制，也是他重視的。這和我平日勸人「少吃多動」，可以說是

謀而合。

培堯先生最近轉來楊將軍親書以贈我的一聯：「至人心若鏡、壯士氣如虹」我於深感他的盛意之餘，自信已發現了他健康長壽的秘訣；因為我從這兩句聯語便知道他有至人的胸襟，又有壯士的氣概；因而他又享受了今日這樣豐富的收穫，又證實了「仁者壽」的古諺。

彌足珍貴的師生之誼



本文作者賴景瑚教授與夫人合影。

在台灣老友深交之外，最足珍貴，又最使我衷心欣慰的，莫過於我的學生對於我所表示的親切和敬愛。我離開了我在抗戰時期所主持的西北大學和西北工學院，已有三十多年，而我每次一回台灣，兩校校友見了我，就和見了家人骨肉一樣。他們大多數雖達半百之年，但都視我如家長，論世局，話家常，真誠坦白，侃侃而談；親兄弟亦不過如是。

我到台北不久，西北工學院校友會就假中心餐廳舉行歡迎會，并贈我一精緻之銀盤。盤上還刊有如下的序文：『國立西北工學院集北洋工學院、北平大學工學院、東北大學工學院暨焦作工學院之同學，成立於抗戰初期，設校於陝西城固古路壩。時國步維艱，民情激奮。同學心多浮動，學潮突起。部份同學出走四川，校務停頓。師於危難之秋，毅然受命來長本院。接事之日，勉以安定求學，團結求勝。同學頓有所悟，幡然勤讀。於是絃歌不絕，校譽日隆。受業等獻身社會，能稍有成就皆師之賜也。近年來，師於聯合國退休後，執筆撰文，分析國際局勢，見微知著，為自由論壇之導師。』

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與師再聚於台北，特獻蕪詞，以為師頌，以為師壽：

文章華國，道德儒宗。長枝西北，化育春風。勤以教學，訓作良工。師恩永誌，孺愛無窮。』

今年五月，我正檢束行裝準備離台，西北校友會特在悅賓樓聚餐，并送我台產大理石盤。盤上刊有『景公校長敦澤獻詞（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六日國立西北大學校友會全體校友敬獻）』

黃河禹甸，歲紀五千。東夷入寇，學府播遷。公長西大，荊棘當前。片言止汐，力墾書田。儒宗孔孟，道濟人天。春風化雨，才育百年。遊踪萬里，遍涉名川。曠觀世局，燭照機先。閩中肆外，有筆如椽。高山仰止，晉獻斯篇。』

我辦學和我執行其他職務一樣，只知道盡心盡力的把我責任以內的事做好；以求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我的學生。我的學生能在社會上建功立業，出人頭地；我已心滿意足。他們今日還對我如此愛護，如此親切；我於衷心銘感之餘，不得不認為這是從事教育者最高的報酬，最大的安慰。（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二日紐約）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
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七七二二
四八〇，即可收到書刊